

第十五回 鄒雪娥急中遇急

詞曰：

義海相鬥，愛河復攻。哪堪這襪小鞋弓。恨殺殺，倒做了兩頭俱空。陽關人又急，天臺路不通。欲學個丈夫女中，怎奈我南北西東，各天又共。

卻說祝公與雪娥小姐，聞知紅鬚被擒，二人號天哭地，連忙著人出去打聽消息。說一些刑也不曾受，只是明早就要起解上北京。祝公頓足道：「這卻怎麼處？他能救我，我不能救他。真是枉為人一世。」說罷痛哭。雪娥小姐也哭道：「我們若非他救時，今日不知死在何地。焉可坐視不理？我與公公寧可拼著性命，趕上前隨他進京。看他是怎的結局。若有可救則救，若無可救時，也還可以備他後事。」祝公道：「有理。只是你是個女子，怎的出得門？你且住在此間，只待我自去罷。」雪娥道：「公公年老，路途中誰人伏事。媳婦雖是女人，定要同公公去。」

二人正在爭論，忽見幾個小卒慌慌張張，跑來喊道：「快些走！快些走！巡撫領兵來洗山了。」眾小卒一聲喊，各自逃命而去。祝公與雪娥二人心慌，略略帶些盤費，跑出山尋一隻小快船，一路趕來。直趕到常州府，方才趕著。祝公就要去見紅鬚，雪娥止住道：「不可造次。若是這樣去，不但不能見他，亦且有禍。必須定個計策去，方保無事。」祝公道：「定什麼計才好？」

雪娥思想一會道：「我有一計。解子必要倒換批文，少不得將囚車寄監。我們多帶些銀兩，再買些好酒好看，到監門對牢頭禁子哭訴，只說他當初是我們外親，曾周濟我們過。今日不知他為何犯法？來送一碗飯與他吃吃，以報他昔日周濟我們之恩。卻多送些銀兩，買住牢頭。他見公公是一個老成人，我又是一個小女子，料不妨事，再見有銀子於他，自然肯容我們進去。待進去之時，再將些銀兩送與囚車之人，卻將酒肴就與他們吃。他們只顧吃酒，我們就好與義士說話。」祝公點頭，遂去備辦停當。

二人來到監門口，尋著牢頭，照依行事。果然放他二人進去。二人進得牢門，也照前施行，無不中計。紅鬚見二人來此，大驚道：「你二人怎的遠遠來此？」祝公與雪娥小姐，抱著囚車哭道：「義士救我二人性命，又為我等受害，我二人就死不忘。今日間，義士解上北京，恨不能身替。特趕來隨義士同去。」紅鬚道：「不須啼哭，你二人也不須進京。咱這一去，多分必死，倒喜得仇人死在咱前，咱就死也甘心，殺也快活。人生世上少不得有一死，有什怕他？只要做一個硬漢子，了一件痛快事，開眉舒眼得死，就到下世做條漢子也是爽利的。你二人快不要隨咱去，就隨咱去，也替不得咱的死，卻不是多送在裡邊煩惱的？而且又使咱多擔了一片心，反叫咱死也不得乾淨。但是你翁媳二人，日後遇著祝翁恩人，替咱道及，就咱不能與他相會，叫他念咱一聲，咱就死也甘心。」

祝公與雪娥二人定要與同行。紅鬚怒道：「不聽咱言語，必然有禍。難道要隨咱去。是要看著咱砍頭麼？何不就在這裡砍了咱去，省得你二人要去。」祝公與雪娥見他不肯同去，及發起怒來，因哭道：「但是不忍義士獨自一人解去。」紅鬚道：「不妨事。咱也是一條漢子，不怕死的人。」祝公遂取出一包銀子，遞與紅鬚道：「既不容我二人隨去，這一包碎銀子，義士自己帶去做盤費。」

紅鬚搖頭不受道：「咱要銀子何用？咱既犯罪，朝廷自然不能饒咱，料來也是這包銀子買不下咱命來的。這條路去，怕他敢餓死咱不成？你二人拿去，尋個安身所在，慢慢將這銀子度日。等待打聽恩人信息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不如就在這裡安下也罷。這常州地方，還是個來往要地，可以訪信，省得往別處去，又要花費盤纏。你們如今用去一釐，就少一釐了。那得沒錢度日，誰肯來顧你？」祝公道：「義士慮得極是，為我們可為極至。我二人就在這裡住下。候討義士信音也罷。」

雪娥又悄悄問道：「平賊家眷可曾殺傷？」紅鬚笑道：「咱才殺一暢快。被被半個不留。」雪娥聞言暗暗叫苦不迭。又問道：「有酒肴在此，義士可用麼？」紅鬚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雪娥遂取酒肴至。祝公親自喂他，雪娥在旁斟酒。紅鬚大嚼，如風捲殘雲，須臾用完。對祝公二人謝道：「生受你們。你二人去罷，以後再不要念咱癡心哭泣，也沒聽了。」二人涕泣而出。

雪娥向祝公道：「義士既不要我二人隨去，生死只在明早一別，就終身不能見他。我們須就在碼頭上尋個下處，明日起早，送他一別。」祝公道：「我也是這等說。」二人遂依舊出城到碼頭上尋了下處。二人一夜不曾合眼。雪娥想念父親，不知存亡。祝郎又不知消息。婆婆又沒去向。又憐公公年老衣不遮身、食不充口，苦惱不過。素梅、輕煙，未知歸著何處？又悲義士解去，性命自然不保。宛如姐姐，不知逃得性命否？又回想自己是個閨女，終日隨著一個老者東流西蕩，凡事不便，究竟不知是何結果？

那祝公心裡卻又思量，夫人年老。不知流落何方？生死未料。孩兒年少，不知可逃得性命出來？還是躲在哪裡？不知何方去尋？又見一個少年媳婦日日盡心孝順，服侍體貼，甚不過意，惟恐耽誤她青春，卻一般落在難途，怎叫她受些風霜苦楚，終於怎樣結局？又念紅鬚，解上北京，畢竟是死，一發可傷。兩人心中各懷啞苦，暗自傷心。真是石人眼內，也要垂淚，好不悽慘。

二人至五更時分，就起來伺候。祝公打聽得解子俱在間壁關帝廟動身。遂領著雪娥，在關帝廟中等候。雪娥皺著眉頭，就坐在鼓架上，祝公卻背叉著手，滿殿兩頭走來走去，心神不寧。忽走到牆邊，抬頭一看，見壁上許多字，知是唱和的詩句。看到琪生詩句，大聲驚怪叫道：「媳婦你來瞧，這不是我兒的詩麼？我老眼昏花，看不仔細，莫是我看差了？」

雪娥聽說，飛跑過來。祝公指著琪生的詩句，教她來看。雪娥看著詩句，就哭起來道：「叫我們望得眼穿，哪知他在這裡。」祝公喜得手舞足蹈，心花俱開。雪娥又重新將詩句第一首看起。那是輕煙的，心已駭然，看到第二首、第三首是琪生的。點頭悟道：「哦，輕煙已嫁，他故此怪她。」又看到第四首是素梅的，心內一發詫異道：「愈看愈奇了！她也緣何得來？我莫非還在夢裡。」

再看至第五首，是絳玉的。心下暗想道：「平家姐姐曾說有一個絳玉，為與祝郎有情，被主賣出。怎也在此？」及看至第六首，是宛如之詩。就失聲大哭道：「哪知平家姐姐也曾來此。可憐你那日，不知可曾遭害否？若是遭害，想必死於非命。我又不能得你個實信，好生放心不下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我看他們詩中口脛，像是俱不曾相會祝郎的，怎的詩又總在一處呢？」

心中疑惑不解，愈思愈苦。心內又想到：「輕煙、素梅二人如今不知在哪裡？」諸事紛紛，眼淚不住。祝公也看著這些詩，反覆玩味道：「這些人的來歷，你前日曾對我說過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但不知怎麼恰好的皆到此間，令人不解？」雪娥應道：「正是呢，媳婦也是如此狐猜。」祝公又悲道：「我孩兒既有題詩在此，料然不遠去。我和你待送了義士起身，就在此慢慢尋他。」雪娥道：「公公說得有理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見解子們押著囚車，已進廟中來。二人就閃在一旁。祝公與雪娥乘解子收拾行李，忙忙上前去看紅鬚。紅鬚道：「咱道你二人已去，何必又來？你二人好生過活，今日咱別你去也。」祝公與雪娥還要與他說兩句話，尚未開口，只見那些解子早來繫縛囚車，趕逐二人開去。已將紅鬚頭臉蒙住。祝公與雪娥眼睜睜地看著他上路去了。祝公與雪娥復大哭一場，回到廟中。正是：

望君不見空回轉，惟有啼鴉血淚流。

祝公拭淚，對雪娥道：「我想孩兒這詩不知是幾時題的？」雪娥忽見一個和尚走進來，便應道：「公公何不問這位長老？」祝公就迎往和尚問信。和尚道：「我們也不曾留心。大約題待甚久，像有三四年了。」祝公就呻吟不語。雪娥道：「公公可向長老借個筆硯一用。」祝公果去借來。雪娥執筆向祝公道：「待媳婦也和他一首，倘若祝郎復至廟中，便曉得我們在此。方不相左。」遂和詩道：

父逐飄蓬子浪跡，斑衣翻做楚猿啼。

柔腸滿注相思意，久為癡情妾自迷。

定海鄒氏雪娥泣和

雪娥和畢，祝公看著傷懷。雪娥道：「我們不宜再遲，趁早去尋下住居，就去尋祝郎下落。」祝公道：「有理。」二人就央人賃卻一間房子，祝公將雪娥安下；自己人卻日日不論城市、鄉村、寺觀、庵院，各處去尋琪生、訪和氏夫人。

尋了一、二個月，並無一毫影兒。雪娥就要回定海家裡，尋訪父親信息。祝公道：「我豈不欲回家一看，只為天氣漸冷，我年老受不得跋涉，抑且路途遙遠，盤費短欠，怎麼去得？不著在此挨過寒冷，待明年春氣和暖，同你慢慢支撐到家。你意下如何？」雪娥依允。哪知，不及半年，看看坐吃山空，當盡賣盡，不能有濟。房主來逼房錢，見他窮得實不像樣，料然不得清楚。恐又掛欠，遂捨了所掛房錢，定要趕他二人出去，讓房與他，另招人住。逐日來鬧吵嚷罵。

二人無奈，只得讓房子與他。卻又沒處棲止，又不能回去，遂一路流了三、四里。原指望到淮安投奔一個門生，身邊盤費絕乏，委實不能前行，初時還有一頓食、一頓飯，挨落後竟有一日到晚也不見一些湯水的時節。雪娥哭道：「我也罷了。只是公公年紀高大，哪裡受得這般饑寒，怎不教我心疼？」卻又沒法商量。二人夜間又沒處宿歇，卻在館驛旁邊一個破廟裡安身。日裡翁媳二人就往野田墳灘去拾幾根枯草，換升把米子充饑。雪娥要替人家拿些針線做做，人家見她這等窮模樣，恐怕有失錯，俱不肯與她做。雪娥也不去相強，只是與祝公拾柴度日。二人再不相離，苦不可言。且將此事按下不題。

再說祝琪生在京做官，只想謀個外差。一日恰好該他點差，南直隸又缺巡按，他遂用些長例，謀了此差。別卻沈御史，同著鄒公出京，並不知紅鬚之事。祝琪生這裡才出京，紅鬚那裡解進京。兩下不遇，各不曉得。

閒話休題，說這祝琪生出京。他是憲體，好不威武。他卻只把鄒公坐著大船，自己只帶兩個精細衙役，一個叫做陸珂，一個叫做馬魁，一路私行，以巡察民情為由，兼探父母與小姐諸人音信。

未知琪生此去可曾尋著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